

梵摩渝经 1 卷

No. 76 [No. 26(161)]

梵摩渝经

吴月支优婆塞支谦译

闻如是：

一时，佛在随提国，与五百沙门俱行。时，有逝心，名梵摩渝，弥夷国人也。年在耆艾百有二十，博通众经星宿图书，豫覩未萌一国师焉。梵摩渝遥闻佛王者之子出自释姓，去国尊荣行作沙门，得道号佛，清净至尊，与五百沙门处随提国，开化众生。梵摩渝深惟叹曰：「沙门瞿昙！神圣巍巍，为如来。应仪。正真觉。道神通以足。丈夫。尊雄。法御。众圣。天人之师，心垢已除诸恶已尽，从自觉得无所不知，沙门、逝心、释、梵、龙、鬼，为其说法，上中下语清净为首，玄妙卓远，众圣所不闻也。」梵摩渝为门徒广陈之，期为无上正真觉众圣之王，吾等应为稽首禀化之矣。

逝心弟子有亚圣者，厥名摩纳，亦博经典，明齐于师，具覩秘讖知当有佛，身相奇特三十有二，至尊难双贯心照焉。师告摩纳：「吾闻瞿昙神圣无上，诸天共宗，独言只步众圣中雄，尔往覩焉。宗尊仪表真正弘摸，诚如群儒之所叹不乎？假其尔者，吾当驰就稽首奉礼。」摩纳质曰：「吾当以何观察？」摩纳师曰：「经不云乎！来世有王厥名白净，后名清妙，明德纯备，其生圣子有天中天，至尊之表躯体丈六，相有三十二，处国当为飞行皇帝，舍国为道行作沙门者，必得为佛。」

摩纳受教，稽首师足，至随提国，即诣佛所，揖让毕退就坐静心。熟视佛身相好，不覩两相，一广长舌，二阴马藏，其意有疑。佛知摩纳心有疑望，即以神足现阴马藏，出广长舌以自覆面，左右舐耳缩舌入口，五色光出绕身三匝灭于顶上。摩纳心动喜怖交集，欣然叹曰：「沙门瞿昙真是佛也！相好光

明靡不备焉，观世希有，真可谓如来。应供。正觉，吾当翼从观尊楷式，以化愚惑并启吾师。」即寻世尊处内禅定，周旋教化拯济众生，或宿或归輒与僧俱，未曾只独。六月之日犹影追身，具覩神化巍巍之德。稽首佛足辞还本土，到诣师所稽首如旧，就座而坐。师曰：「吾使尔行观察瞿昙天尊之资、相好神化，审如群儒称扬之不虚乎？若其然者，吾当驰诣稽首足下，接足戴土之恭。」对曰：「其有相好神德踰天，巍巍难称，释梵所不能测度，群圣莫能筹算，众贤所叹，亿载之分未获其一，非吾萤烛所能尽陈。略说其要，绝世之相三十有二，一相足下安平正；二相手足有轮，轮有千辐；三相钩锁骨；四相长指；五相足跟满；六相手足细软，掌内外握；七相手足合中纒；八相鹿[跳-兆+专]肠；九相阴马藏；十相身色紫金光辉弈弈；十一相身犹金刚，瑕秽寂静；十二相肌皮细软，尘水不着身；十三相一一孔一毛生；十四相毛紺青色，右转盘屈；十五相方身；十六相如师子上身；十七相不曲身如梵身；十八相肩满具肉连着身；十九相平住两手摩膝；二十相颊车如师子；二十一相四十齿；二十二相为方齿；二十三相齿间平；二十四相齿白无喻；二十五相广长舌；二十六相味味次第味；二十七相声如梵声；二十八相七合满起；二十九相眼中白紺青色；三十相眼睫上下眴如牛王；三十一相白毛眉中跂；三十二相顶有肉髻，光明熿熿遏日绝月。沙门瞿昙具有高雅，三十二相无一缺减，神妙之德景则无量，可奇可贵自古希有。

「吾覩瞿昙跬步发足，輒先举右足步，长短迟疾合仪；行时踝膝不相切摩，平身而进肩不动摇；若欲还顾略不以力，平住斯须，忽然后向不回身也；不低不仰头身正平，平视而进未尝顾眄；踏步之仪其为若斯矣。瞿昙行路，天施宝盖华下如雪，天龙飞鸟无敢历上，三界众生无见顶者；诸天作乐导从奉尊，龙神地祇平治途路高下如砥；足不蹈地轮相印现，光明辉辉煌煌七日乃灭；树木低仰若人跪拜之礼。若行应请，户楣高下平身而入，楣不高举瞿昙不伏；坐正中床不侵前后，叉手而坐未尝指拟，不以拄颊，下床不回忽然在地。天魔含毒而来，心不恐惧光颜更释，慈心愍之毒无不消。以钵受水，钵不倾昂水不多少；澡钵之时，水钵俱寂不有微声。未尝以钵下着于地，于中澡手手钵俱净，去钵中水高下近远，适得其所也。以钵受饭饭不污钵，**转**饭入口，嚼饭之时三转即止，饭粒皆碎无在齿间者；若干种味味味皆知，足以支形不以为乐。瞿昙受食，以八因缘，不以游戏，无邪行心，无欲在志，无巧伪行，远三界尘，令志道寂衣福得度，断故痛痒塞十二海，灭宿罪得道力，守空寂不想空。澡钵如前。法衣应器，意无憎爱。为布施家呪愿说经讫还精舍，不向弟子说食好恶；食自消化无大小便利之秽也。入户静默深惟诸

定，须臾即出未尝失时；昼夜不眠亦无睡欠。广陈明法劝进弟子令入道堂，不以财色秽道之行示诸弟子。尊说高远，非仙圣众书所可闻见也，兴起同处清净为道。经行之时不顾眄视，颇[我*页]姿则拂衣披纒，法服在身高下急缓于身雅好；入园洗足亦不摩扞而足自净。身色煌煌喻于天金，意不着爱志如虚空。

「其坐禅定[火*霍]然无想，三毒四痛、五阴六入、七结八薈，薈以无上之明消灭之焉。以空。不愿。无想之定断九神处，以十善消十恶，作十二部经，掘十二因缘根，六十二见诸弊恼疮，秽浊之念心寂然哉。以四等大乘自度尊身又济众生，欲说景模，弟子未问而先自笑，口中出光明绕身三匝以渐自灭。

「阿难整服稽首而问，即大说法，声有八种：最好声、易了声、濡软声、和调声、尊慧声、不误声、深妙声、不女声。言不漏阙，无得其短者。每大说经，二十四天梵释四王、日月星宿，其中诸神帝王臣民，地祇海龙，皆来稽首各自听经，经声入耳心各解了，如其种语也。佛之明慧犹昆仑河，千川万流皆仰之焉，川流溢满而河无指涸之减。佛之为明有踰之矣，众生受智各得满足，佛明不亏丝发之间。说经讫竟，诸开士尊、诸天帝王、臣民龙鬼靡不欣怪，稽首而退，奉戴执行者也。入里靖默，未尝以无上天尊之德，轻慢弟子逮乎众生。

「吾寻瞿昙，六月之间犹影追身，具视起居经行入室，澡漱饭饮呪愿说经，劝勉弟子禅定之时。」摩纳曰：「瞿昙景式容仪若兹，余之所陈，犹以一涸添于巨海，非众圣心想拟可知，非诸天所能逮毕、天地之所能论，巍巍乎其无上，洋洋乎其无崖，非测非度，难可具陈矣。」

梵摩渝从弟子闻天师之德，愕然流泪曰：「吾年西垂，殆至徒生徒死，不覩天师之上明矣。」摩渝喜曰：「吾以遇哉！覩佛而死，厥荣难云。愚夫虽有天地之寿，何异乎土石之类哉？」即兴正服五体投地，三顿首曰：「归佛、归法、归命圣众。愿吾残命有余，得在覩见稽首禀化。」

佛以六通之明，覩彼自归，佛遥受之。自随提国到弥夷国，坐一树下。国王臣民、逝心理家，展转相命曰：「沙门瞿昙！出自释家帝王之子，宜在奢丽，而今清素志性淡泊，无贪淫之垢、恚怒之毒、愚痴之冥，处众圣之上，犹星中有月，神德广被诸天所宗，为如来、应仪、正真觉，秽冥已尽、慧明独存，神圣富足，未有干𠄎其中众诸，现在十方微着委曲，当来未萌无事不

明，吐章施教言皆真诚也。」国王群臣、逝心高士，僉然而曰：「我生时哉得覩天师，可尊可戴，应为稽首沐浴神化。」因共会聚，车马步者，家无遗人。到，有稽首佛足者、跪者、揖让者、自名字者，皆默而坐。

梵摩渝闻佛与圣众俱到，甚喜无量，率其门徒俱诣佛所。适至林际，意悟念曰：「当先遣人表心致虔，直自进者为不恪乎？」呼弟子曰：「尔持吾名，稽首佛足下云：『梵摩渝逝心年百二十，饥渴圣摸、乐仰清风，欣恠瞿昙起居常安淡泊无欲。今诣请见。』」弟子礼师，即至佛所，稽首毕具陈师请，向佛叹其师曰：「国师梵摩渝，博通众经贯综秘讖，靖居斋房豫知天文，图书吉凶靡不逆照，豫明斯世当有天师，巨容丈六天姿紫金，相有三十二，好有八十章，天中之天众圣中王。今故驰诣归命三尊，近在林树之外未敢自进，愿欲覩见恭禀神化。」世尊即曰：「善哉进矣！」弟子返命，以佛明教具启师意，师即稽首于地欣恠而进。国内逝心长者理家，遥见其师，征营竦栗拱手垂首，梵摩渝曰：「复尔常坐，吾今自坐瞿昙世尊法御之侧也。」即五体投地稽首佛足，恭肃而坐。靖默清心熟视佛相，即见佛三十妙相，两相不现，**瞿**瞿有疑，稽首于地以偈问曰：

「吾梵志经典，	秘讖记世要，
浊世王名净，	后名曰清妙，
太子名悉达，	容色紫金辉，
身有天尊相，	忍秽以法御，
无上正真相，	三十二具不？
贞洁阴马藏，	无欲可别不？
岂有广长舌，	覆面舐耳不？
陈法踰众圣，	梵释希闻不？
明导天人师，	能殄众疑不？
怀道处世康，	来世获仙不？
仙度处泥洹，	永离三界不？
心意识魂灵，	能灭众苦不？」

梵志陈其心所疑，佛具知梵志心疑两相，即以神足现阴马藏也，出广长舌还自覆面，舐左右耳，口中光明照弥夷国，绕身三匝徐还入口，即报之曰：

「尔之所问，大士三十二相，吾相具足，无减一焉。吾自无数劫来，行四等心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，拯济众生犹自护身，断求念空守无想定，心垢除尽无复微瞋，习斯行来诸殃悉灭，万善积着遂成佛身，相

好光明独步三界，永离五道之愚冥，获无上至尊之明，故号曰佛也。若有贪淫、恚怒、愚痴之毒，五阴、六衰之冥，丝发之大余在心者，佛道不成也。未有人物逮于今日众生所念，方来未然无数劫中，委曲深奥有所不知者，即非佛也。四无所畏、八声、十力、十八不共法、三十二相、八十种好，不足一事者亦非佛矣。吾今以具，无一不足，故号为佛。沙门得应仪道者，能分一身为十、十为百、百为千、千为万、万为无数，又能合无数身还为一身；以指按地，三千大千皆为震动，以其心行得无欲定，故能然也，而况佛乎！佛眉一相之德恒沙可算，眉间之勋难可筹计，岂况尽身之德乎！重曰梵志信佛三尊者，现世安隐终生天上，所欲从念所疑当问，无嫌难也。」

梵志念曰：「瞿昙所说玄妙深远，尽吾问也。」又念曰：「吾今当问现世事耶？来世事耶？」意重悟曰：「三世之要唯佛明焉，岂但仙圣群儒之所能照乎？」梵志曰：「何谓逝心？何谓通达？何谓为净？何谓寂然？何谓为佛？」

佛报梵志：「吾以真言启释尔意，谛听着心。得三神足，谓之逝心。明识往古分别生地，道眼覩见，山石所不能遏，决闇释疑三世悉明，谓之通达。以得六通心垢除尽，谓之寂然。三毒已灭心如天金，谓之清静。生死痴本焦尽无余，清静道行降于三界，诸痴已索无穷不达，得一切智，尊号为佛也。」

梵志欣然起立，五体投地头面着佛足，以口鸣佛足，以手摩佛足，复自名曰：「吾是梵摩逾逝心者，归命佛、归命法、归命僧。」流泪而云：「众生瞽瞍，为六冥所蔽，覩佛不奉、见经不读、见沙门无虔爱之心，不禀神化，斯为长衰乎！」其诸门徒覩师尽虔，顾相谓曰：「吾等尊师，明达经典无书不覩，名被四国众儒所宗，今者屈尊体，叉手稽首瞿昙足下，何况吾等哉！」

佛告梵志：「复坐。吾明尔心，有真信慧，向于世尊。」受教就坐，佛复说持戒之德、布施之福、去家秽浊之垢，叹于道志之上行也。佛即知梵志有上士欢喜博解之心，佛为说至道之要：「诸苦万端皆兴于身，明人深照知乐者或，返流求原逮于本无，斯谓上士慧明真谛。不知身之尤苦者，皆由习生；上士觉之，斯明者真谛。三界若幻，有合则离，何盛不衰？因缘合则祸生，诸缘离则苦灭，上士观本乃知其空，斯明者真谛。以知本无即逮三界，空其心、净其行，不愿诸欲得无想定，在心所取，三尊可得也。」

梵志心解，犹若白[迭*毛]洁无垢秽入染成色；梵志心然，宿命屡奉诸佛、执行清戒，今闻尊教，具解无上正真觉道，心垢寂尽，入三脱门，长离众苦。复白佛言：「吾未见佛时，怀巨误之行，为盲冥所蔽，信狂愚人言以为真谛。今始覩佛，狂病瘳矣，盲视聋听、暗语倭申，囹圄囚出矣。庸夫愚惑徒生徒死，不获怀味天尊真道，长处焰火痛矣奈何？吾生时哉！值覩佛极灵，为吾便说至奥之道，令吾复本无为长存。自今之后，归佛、归法、归比丘僧，愿为清信士，守仁不杀、知足不盗、贞洁不淫、执信不欺、尽孝不醉。天尊哀我，明日晨旦，愿与圣众顾下薄食。」佛默受之。

梵志心喜稽首足下，还家具设百味之食。即以平旦，于舍为佛作礼，长跪恭白：「愿佛以时枉屈尊仪。」佛正法服，与圣众俱至梵志家，皆就法坐。梵志自手行盥，肃心供养。如斯七日。佛说神化讫竟，还随提国。未久之间，梵志寿终。诸比丘闻之，共白佛：「以梵志丧，意将趣何道？」世尊曰：「彼梵志者，圣心博解通于不还，五盖以尽净若天金，于彼清净得应真无为而去。」

佛说经竟，比丘欢喜。

梵摩渝经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01 册 No. 0076 梵摩渝经

【版本记录】CBETA 电子佛典 Rev. 1.16 (Big5)，完成日期：2010/11/05

【编辑说明】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（CBETA）依大正藏所编辑

【原始数据】萧镇国大德提供，张文明大德提供，北美某大德提供，法雨道场提供新式标点

【其他事项】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，详细内容请参阅【[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](#)】
